榮譽文學博士馬悅然教授讚辭

馬悅然教授一九二四年生於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個藝術氣息濃厚的家庭，母能詩、父擅畫。馬教授幼受熏陶，一生對詩畫都極為喜愛。馬家所居公寓位在斯德哥爾摩古城中央，周圍建築物林立，宏偉的皇宮古色古香，位於一箭之遙；雍穆的瑞典學院大樓則近在咫尺。

馬悅然教授服兵役之後，進入歷史悠久的烏普薩拉大學修習西方古典學和羅馬法律，這是晉身法律界高薪優差的梯階。但命運的安排往往出人意表，兩年之後，馬教授棄修法律，改習人類學及漢學。他從閱讀譯文著手，闖進了道家哲學的迷宮，卻反而因此找到生命的途徑。他向瑞典漢學大師高本漢請教；高本漢不但把自己翻譯的《道德經》借給這位年輕人，還收之為弟子，使他有置身於研究尖端之感。兩年後，馬教授已「略通」古典中文。一九四八年，馬教授獲頒洛克菲勒獎學金，東來中國留學，在峨眉山麓一所佛寺寄宿，閒來常漫步鄉間，對他從事當地方言的研究頗有裨益。從此，他深深愛上中國文化。當時，他又結識一位極有個性的年輕女郎寧祖，並教她英語。嗣後，終與這位熱情勇敢的女郎盟訂終身。

馬悅然教授一九五零年返回瑞典，於斯德哥爾摩大學續修漢學，翌年畢業；其後於母校烏普薩拉大學擔任講師之職，開始了大學講學生涯。不久，他應邀赴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任教，漢學修養因此更上層樓，在學界中交遊也日趨廣闊。一九五六年，他辭去倫大職位，前往北京瑞典大使館任文化專員及翻譯，似乎有意在外交界發展；但其後又轉往坎培拉澳洲國立大學重執教鞭，未幾即晉升為教授，並先後出掌漢學主任及東方研究學院院長職務，深受澳洲以至國際學術界推崇。一九六五年，馬教授返回瑞典出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直至一九九零年始以榮休教授身分退休。

馬教授著作等身，所撰文學史、語文分析及所譯作品，題材甚廣，涵括古今漢語，下筆精闢恰當，顯示出他對語文、文學的修養，十分到家，而這樣的造詣正是一流文學翻譯家的當行本色。馬教授翻譯的書籍逾三十種，短篇作品約二百篇，因而奠定了西方漢學泰斗的地位。馬教授除了參與創辦以保障學術水平為宗旨的歐羅巴學院外，還擔任《中國文學導讀（一九零零年至一九四九年）》主編。這套書共四冊，分小說、戲劇、詩歌及短篇小說四部分。他的翻譯、著述為他贏得國內外不少獎譽，其中包括：布拉格查爾斯大學和斯德哥爾摩大學分別授予的榮譽學位、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名譽院士、丹麥皇家科學院院士，以及哥本哈根斯堪的納維亞亞洲研究所（今稱北歐亞洲研究所）主席；至於瑞典本國頒贈的獎譽，則包括為

政府效力而獲得的Knighthood of the Northern Star，為瑞典國王遊華期間服務而榮獲的功績金章；還有著名的翻譯獎，例如Elsa Thulin獎章，以及全瑞典首屈一指的學術獎：皇家獎。此外，年前他獲選為瑞典皇家文史古迹學院以及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學術界對他的才學推崇備至，讚譽交加。由於深受倚重，馬悅然教授更獲委為諾貝爾基金會瑞典學院十八名終生院士之一，直接負責遴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要務。

馬悅然教授一九九零至九一年任本校譯叢訪問學人；多年來更不斷嘉惠中大、屢示卓見。目前，馬教授為《譯叢》與《翻譯學報》的顧問，工作出色，態度親切，加以促進研究計劃及學術交流的能力超卓，使人欽羨，嘉言懿行，更令本校獲益良多。

馬教授治學的重點，在於令隱者彰，微者顯，他對作家楊吉甫的論述即為一例。在翻譯方面，他致力為讀者服務，叩其心扉，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反覆細讀原文，不但要了解作者所言，還得掌握作者所思所感。在學術方面，他力求客觀，一切必須有根有據。在語言學方面，他明白有些課題初看似乎枯燥無味，然而研究結果卻可能妙趣無窮。他藉人稱代名詞對古漢語認知語氣的研究即為一例。馬教授發覺古漢語第三身代名詞可作情態動詞用，因此，有些文章多年來一直為人誤解，必須予以重新解釋。此一發現對將來讀者貢獻至鉅。

馬教授的學術研究與創作成就，在在顯示出高雅的品味，踏實的作風、寬宏的氣度以及敏捷的才思。多年前，他和現已辭世的妻子一反流俗，決定往大嶼山一幢須長途跋涉才能到達的房子共度蜜月。直至今日，那幢房子依然屹立，樸雅如故，顯示出當年馬氏伉儷的選擇，頗有道理。

監督閣下，馬悅然教授是本世紀最優秀的漢學家之一，處事百折不撓，為人慷慨有度。本人謹恭請監督閣下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予馬悅然教授。